



杀手喋血记

ISBN 7—5368—0082—7 / 1 · 83

定价：

2.60元

杀

手

图书馆

藏

血

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日】

大薮春彦

著

杨

军

译

陕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突然袭击	(1)
第二章	秘密印刷所	(27)
第三章	圈 套	(47)
第四章	佐田理纱	(67)
第五章	伏 击	(84)
第六章	人 质	(101)
第七章	拷 问	(119)
第八章	援 救	(136)
第九章	交 易	(146)
第十章	水陆两用车	(163)
第十一章	行 动	(174)
第十二章	分 赃	(190)
第十三章	FX 飞机	(202)
第十四章	新川月子	(215)
第十五章	记 录	(228)
第十六章	金 库	(242)
第十七章	虎口脱险	(255)
第十八章	杀手的末日	(268)

第一章 突然袭击

1

深夜，在246号公路上，一辆“克鲁”牌汽车，正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朝厚木的方向疾驰而去。春天的夜风不断地从车窗外吹进来。

由于天色暗淡、视野两侧的绿树形成的道路“花边”也看不见了，眼前都象是被涂成了淡淡的灰色。这辆“克鲁”牌汽车是一辆比赛用车。其发动机是台由一家叫做B R · M公司制造的一百四十五马力的发动机。这台典型的DOHC型发动机，无力进行高速运转，为了防止金属部件烧坏，在配电盘上安装上了可以自动调节的停车装置，因而使其不可能进行高达六千五百次以上的运转。

但是，赛车专用的发动机，毫无疑问都具有变换速度的活塞和凸轮轴，这都是用青铜制造的，因此可以耐受高达七千转以上的转速。

坐在安装了可以变换到赛车车速的驾驶席位上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他把握着包着黑色人造革的方向盘。

他叫毒岛微夫，长着一副黝黑色的面孔，表情严峻。虽然整个车里只有他一个人，但在他身上并看不出是那种过夜生

活的“放荡汉”。他那用浅褐色西服包着的身体，双肩显得格外的宽大，胸前露出了浓密的胸毛。

汽车过了鹭泽，公路马上宽阔起来了。毒岛轻轻地踩了一下加速器，一下子把车速提到一百二十公里／小时。因为他对于加速十分慎重、是一个不希望在车速问题上失手的人。因此，尽管可以把加速器踩到底，使车速达到一百九十五公里／小时，但因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他并没有这样做。

此时，正是凌晨两点左右。公路上汽车很少。毒岛此行的目的，是给住在厚木的邮政大臣川崎信夫送去刚刚印出来的文件样本的。

数月前保守党总裁选举，川崎和就任国务大臣的江川进行激烈的争夺，失败后，川崎辞去了运输大臣的职务，重新组成新的党派，决心和江川进行一番较量。

而现在成了首相的江川，则把邮政大臣的交椅赠给了川崎，以示言和。这样一来，川崎好象打消了重新组成新党派的念头，但对于江川的憎恨感却日益加深，并积极地进行使江川倒台的活动。

众所周知，保守党的派系，大体上分为官僚派和基层派。

官僚派集聚资金的办法，是力图通过修改法律和法令使企业获利，从而收取巨额的报酬，作为活动资金；基层派方面的渎职，则是公开进行的。

川崎是在基层派的元老们相继逝世后，才成为目前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沉醉于权力欲和金钱欲的川崎，把人们称为是“金钱大臣”的位子，统统分给自己亲信，从而以此“恩

惠”为由，聚积了远远超过百亿日元的私人财产。

总而言之，仅仅他分布的住处，除了爱知县、神奈川县和东京三处之外，在全国还有十多处，价值共十亿元。另外，他还企图承揽全国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以从中渔利。因此，他这种在自己管辖的建设公司里，申请承揽公路建设工程，企图得到好处的手法也太露骨了。

毒岛是被川崎所雇用在怪文书屋工作的。川崎派和反川崎派的议员们，有许多人都知道毒岛是为川崎效劳的，但他们只知道他是把毒岛作为情报员，但不知道怪文书屋的“发行者”即联络员是谁。知道毒岛真正职责的，只有川崎和其最小的弟弟光一。

所谓怪文书屋、不言而喻，就是从事于为了置对手于死地，给对手制造种种障碍和不利因素，而进行一本正经地写作的书屋。在抨击政治家的时候，当然是重点攻击其贪污行为了。

因此，从该书店这个特殊情况出发，他们便采用了虚构的名称，虚构的地点，向有关人员和能进行大规模渲染事态的部门进行情报的奉送。

虽说是一本正经，但还要有些真实的东西。但目前为止，川崎还没有让毒岛撰写最重要的杀手铜。因而，看了怪文书屋的材料舆论界和进步党派等等，都在等待着发生骚乱。

但这次不同。现在毒岛的内衣口袋中装着的印刷清样里面，就写着可置江川首相和山村新干事长于死地的重要证据的副本。川崎为了买到这份证据，曾花费了超过一亿日元的钱。

这件事就是：现首相早在任国务大臣的时代，为了挤出总裁选举的活动资金三十亿日元，从而接受了住在轻井泽的元老、而且还是川崎的宿敌的启示：唆使当时还是大藏大臣的山村，干了用出售国有土地的办法捞钱的事。

这块地皮，位于东京所属的调布区，占地大约八万坪（1坪=36平方尺），是旧陆军兵器供应厂遗址。这是先以每坪五百日元出售给山村建设隧道公司，再以几个其他隧道公司名义反复辗转之后，再以每坪五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关东重型工业公司的。

由于这一带的土地近十万坪，因此他们说关东重工买了个便宜。但如果知道了原价是五百日元的话，国民不感惊奇才怪呢！当然，江川从整个买卖过程中的四十亿差额，得到了一定数目的手续费。

不仅如此，江川还从关东重工那里得到了每坪两万元、共十五亿日元的介绍费。关东重工用这块地皮来生产防卫厅要求的导弹。

国家总评价额，即被称为这个价钱的不知多少倍的数额——三兆七千亿日元的国有财产，大体上分为行政财产和普通财产两部分。

在行政财产上，包括各部、厅等部门所用的建筑和建筑用地等公用财产，和公园等公共财产，还有皇室用财产和国有森林、平原等企业用财产。

而普通财产，包括出售、可能贷款的处分对象财产。管理普通财产的是大藏省（财政部）国有财产局第一科；出售普通财产的则是第二科和第三科，虽该局下属还有各地方的财政局，但就国有财产管理的各个权限，最终还是由大藏大

臣管辖。

因此，作为大藏大臣的山村，其罪行之一，就是转手倒卖国有土地。成为了江川的左右手、进行效力的山村，则得到了江川的报答。即江川和轻川泽的元老们保证，在江川连任三届保守党总裁之后，将这把交椅转让给他。由于检查厅已开始注意到他们这一事件，他们便要动用权力进行干预。

在毒岛的内衣口袋里装着的这个印刷清样中，就记载着这些事件的真相。就在毒岛驱车驶向厚木的时间里，他们那所秘密印刷所里的小型印刷机还在飞快地运转着，两名助手随时将印好的材料装订起来，在信封上写上收件人的地址、姓名……。

毒岛叼着一支烟，随手打着了打火机，然后放进了口袋。这时，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汽车的后视镜。

突然，他发现有一辆关闭着车灯的汽车，好象在追赶着他这辆“克鲁”牌汽车。从那宽大的车体可以看出那是一辆美国车。

毒岛叼着香烟，撇着嘴笑了笑。他在方向盘上敲了敲，把加速器踩到了底。车速的指针一下子上去了。毒岛也感到了背后座席的压力。

然而，一直看着后视镜的毒岛，脸上的冷笑消失了。如果那是一辆普通的“姆斯”车，毒岛的车就可以很快地摆脱它。但是，两辆车始终这么近，老是拉不开距离。

那辆车好象是“姆斯”GT350型汽车。毒岛已把车速加大到每小时一百七十公里了。他把加速器推到顶，很快地打了一下方向盘，将汽车靠到了靠近中心线的快车线里。

后边那辆GT350车也移动了行车路线。那车门的轮胎一

边发出剧烈摩擦的怪叫声，一边冒出了一股股白烟。于是，毒岛又把车头向左打去，这时的车速已达到了近一百九十公里/小时。

但是，可以看出后面追赶的汽车也加快了的车速。距离近了，毒岛看见那车内有两个男人，车内还有一个象是无线电机上用的长长的天线伸了出来。

这辆刚刚上了靠右侧中心线的G T350型车，也立调正了车头，向毒岛疾驰而来。

毒岛的车速始终不敢减下来。这条公路两侧都没有叉道，而且在右侧车灯光的前方，他看到了排得满满的一片卡车群。这些卡车也全都没有灯光。

2

吐掉了正燃着的烟，毒岛一边急忙踩车闸，一边降下车速。但是，对面的卡车群移动了，一齐向毒岛的右方靠过来。于是他便咬了咬牙，打算从这帮卡车的空隙中穿过去，聚集在前方的这些卡车，都靠到了右侧，这样一来，向右侧驶来的卡车和车的速度合到一起来了。

这样，煞车就没有作用。于是毒岛便在踩着离合器的同时，拚命地打方向盘，力图避开卡车。

“克鲁”车终于按他设想的那样，剧烈地扭转着。他想如果横竖要和汽车相撞的话，也多是会发生在汽车的尾部或两侧的。

“轰”的一声，毒岛的汽车的尾部和一辆卡车撞上了。那卡车“噼噼啦啦”地立刻成了无数碎块。车门打开了。

毒岛的头，由于惯性而仰向后方，把座位上的枕垫都弄

歪了。他处在一种十分朦胧的状态，但还是挣扎着切断了防止发生火灾的发动机开关。

这时，毒岛为了摆脱险境，要立刻躲到安全地带。他的视觉还是模糊不清。他在躲过一辆压着中心线从对面驶来的卡车后，便迅速把车停了下来，看了一下和他相撞的那辆卡车。

当毒岛逃到安全地带之后，便从打开着的车门滚了出去。毒岛的车就象是夹肉面包一样，被撞得伤痕累累，目不忍睹。

一头撞到沥青公路面上的毒岛，眼睛先是金花四射，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毒岛身旁立刻发生了使人惊恐的情景：他的“克鲁”牌汽车的残骸开始燃烧起来。洒落在地面上的汽油，喷着烈焰，一齐向毒岛的这边蔓延过来。

不知是谁在痛苦地呻吟着。这种呻吟声使毒岛的意识渐渐地恢复过来了。而发出这呻吟的，正是毒岛本人。

他竭力要睁开眼睛、但眼皮十分沉重。他的头象被电击了一样剧痛，又象是得了肺炎一样痛苦地喘息着。

这时，他感到肩膀好象是被什么东西击了似的，一阵彻心地剧痛。随着这种剧痛的刺激，毒岛的意识也开始苏醒了。

“睁开眼！”他听到了一句命令声。

这……这是什么地方？噢！我从车上逃下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么说，我好象还活着……毒岛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并使劲定了定神。

这里是地下室。他发现他的右手被手铐铐在了一个从破旧的水泥地板伸到天花板的管子上。身子侧倒在十分肮脏的

地板上。

“起来！”

一个面目狰狞的男子把水泼到了他的脸上。他感到口唇和舌头都肿胀了，心里也象有一团火似的，烦躁难忍。

“站起来！”一个年青的男子命令道。

毒岛一动也不动。他感到他们把他的外衣都扒掉了。身上还在淌着血。

“混蛋！别耍赖了！”刚才那个男子放下空了的水桶，用手捅了捅毒岛的身子。

“畜生！好重的家伙呀！”那个人一边骂着，一边企图把毒岛的身子扶起来。

他把铐在水管子上的毒岛的右手向上提了提。这样，就把毒岛的上半身扶起来了。

正当这时，毒岛用左手，象蛇一样勒住了那个年青男子的脖子。虽然毒岛这时身体还比较弱，可还是拚命地使劲勒住不放。

那个男子虽然激烈反抗，但随着喉头发出一句难听的声音，便瘫在地上了。这时的毒岛，由于头后部受到了猛烈的打击，又一次昏了过去。这是另一个人向他袭击的。

当毒岛再次恢复知觉时，他的左手也被用另一只手铐铐在了水管子上。他面对水管，就象抱住水管似的。

在水管对面，放着条长凳，上面坐着三个男人。

这三个人都象是从电视上看到的那种过激分子那样，把头、脸都遮住，还跟法庭上的法官一样，穿着长袍，把身体上的特征全都遮挡住了。中间的那个男的把手插在口袋里，右边的那个男的拿着鞭子，左边的那个男子拿着一个煤

气灯。

“你这个顽固的混蛋。看你还能反抗吗！”右边的那个男的冷冷地笑道。

“诸位是谁？”毒岛呻吟着问道。

“阁下没有必要知道。你要知道了，就活不成了。好吧，你说，你们的秘密印刷所在什么地方，当然，也就是印你们那个怪文书的地方？”右边的男的说道。毒岛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声音。中间的那个高个子男的仍然一声也不吭。

“知道吗？”

“别装傻！你内衣口袋里放着的印刷清样，是怎么干的，快说一下！”左边那个男的在空中挥了挥鞭子。

“我忘了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忘了？我可以让你想起来的！”那个男的用鞭子敲了敲毒岛的脸。

一下子，毒岛的嘴里涌出了一口又酸又腥的血水。他毫不犹豫地那个男子吐去。

浓浓的血水带唾沫顺势全都吐到了那个男子的胸前。那人又扬起了鞭子。

毒岛知道，如果说出来就会很快把他杀掉灭口，如实在逃不出去，也就只好等死了。

而且还不只这一点。毒岛如果完成了这次任务，还可以得到两千万日元犒赏呢！上次只拿到了五百万。在还没有从川崎那里得到剩下的一千五百元之前，可决不能死呀！

“我杀了你！”那个男的又扬起了鞭子。

“我死了又怎么样呢？”毒岛故意叹了口气，说道：

“如果到大后天还联系不上我的话，我的部下就会把正式印好的材料送出去。”

“说什么？你承认怪文书的事情了？那就先不拷问你好了！”那个男的低声地笑了。

“你们是江川的人吗？”

“是又怎么样？检查官和警察都是我们的人，你一个人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可川崎先生左右着检查厅和警察的首脑人物呢！更别说法江川一伙了。”毒岛说道。

那三个男人好象笑了笑似的。

“真可怜呀……。也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也不知道，这是哄小孩子的把戏呀，川崎很快就要完蛋，你指望不上了！”

拿着煤气灯的男人冷冷地说道。

3

毒岛听到这话，十分惊讶。

“危险？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谁都知道呀！他是腹部主动脉破裂。我们以为那家伙得了脑溢血呢！实际上他早就患上了恶性腹主动脉瘤。这家伙是轻信了一个说是可以降血压的特效中药，结果吃了后引起血压急剧上升导致动脉瘤破裂的。川崎的日子已经不长，也就是能维持那么一、两天吧！”

“畜生！”

“怎么样，明白了吧？招了吧。你一个人再顽固不化，也成不了多大气候！”

说着，那个男的又用鞭子向毒岛的头上抽过来。

毒岛躲闪不及，左耳重重地挨了一鞭，疼得他一下弯过背去。然后，他又装作受不了绝望地低下了头。他强忍着左耳十分严重的耳鸣，尽力将听力集中到右耳上来。

“怎么呀先生。够你惊奇的吧！……”好象是中间的那个男人在吼道。

“用煤气灯。让他尝尝这个厉害玩艺。杀掉他可就麻烦了。因为杀掉了他，就等于封了这家伙的口了。”坐在正中间的那个男人、声音嘶哑地说道。

听到这个声音，毒岛几乎忘记了自己还处在昏迷之中。

这是他很熟悉的声音。这是在保守党的阵营里，被所谓右翼最高称呼为“国士”，而在反体制阵营里则被称为专门侵吞国家利益的政治商人、政界黑幕人物樱田信猛的声音。

不一定是他吧？毒岛用他那十分混乱的脑袋思索着。樱田和川崎是有盟约的结拜兄弟呀。不过，如果为了金钱和权力的话，樱田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人的。所以，他要是真的因此而投靠江川派，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川崎在给毒岛交待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对他这样说过。在关于转手倒卖调布的旧陆军兵器供应工厂厂址的问题上，樱田就曾打探到了这个消息，并胁迫山村，从而得到了数亿日元。但怪文书中好象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必须让樱田知道，在怪文书中并没有谈到关于他恐吓山村一事，及印刷的材料出处均是从川崎那里来的。

被点着的煤气灯发出了象小型手枪的声音。接着是“呼呼”往上窜着的、毫无气味的火苗声。

“来，给我，我来试试。我过去在南方，就被称为是审判专家。我用火烧死的土人和西洋鬼子就有十多人，不，百十人也不止呢！当然，那是为了灭口……好久不玩血了！”

樱田象对血感到十分饥饿的样子说道。

他靠近毒岛，将煤气灯喷出的火焰对着毒岛双手铐在的那铁管子上。

火焰的热度，通过铁管子传到手铐上，他是想用烤焦手腕来使他感到这种严酷的威胁。

这时，毒岛突然抬起头，将全身的力量集中到右脚上，狠命地向上踢去。曾经受过足球式脚法训练的毒岛，由于用力过猛，几乎都要从被捆绑中挣脱出来了。樱田实实在在地被毒岛踢中了胃部，他就象被从枪膛中射出去一样，仰面倒在地上，手里的煤气灯也扔了出去。

樱田在摔倒的同时，把长橙也撞倒了。那两个打手也都一下子摔倒在地。这一下，他戴在头上的塑料假面具，“叭”的一声都摔到了水泥地板上，露出了那被隐藏着的面孔。昏暗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果然是樱田！那花白的长发一直垂到他那宽厚的肩膀附近，依旧灰白色的浓眉下边，象魔鬼似的瞳孔炯炯有神，不，应该说是闪着贼光。但现在这双眼睛痛苦地斜视着，他爬在地上，地板上好象有他吐出的脏水。如果当时毒岛的姿式再便当点，就一定会把樱田的内脏踢裂不可。

不知所措的两个男人，急忙搀扶起了樱田，另一个人从地上拣起来还正从喷嘴处喷着火的煤气灯，将它关掉。

樱田缓过气来了。他也不再戴假面具了，踉踉跄跄地坐

到了长凳上。他向那两个表情痛苦的打手扬了扬下巴，那两个人也全都摘下了假面具。这一下，毒岛看清了他们的面容：这两个人是被樱田请做顾问的大东亚会的重要干部冈崎和吉泽。

“啊！果然是你们！无耻的叛徒！你们不是说一抓住我就把我杀掉吗？！”

毒岛气愤的嘴都歪了。他的后背和前胸都被汗水湿透了。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反正要被他们杀掉的这样一种绝望心情，他凭着这种听天由命的信念，相信可以渡过目前这种几乎是毫无指望的危险境地。

樱田一边抚摸着剧痛的腹部，一边竭力平稳住那痛苦的喘息，同时，他那双恶鹰般的凶光又从眼睛里射了出来。

好象是被他那魔鬼般的目光牵着似地，毒岛也看了樱田一眼，然而他很快地就躲开了。

出生于岐阜县的贫农家庭中的次子樱田，为了出人头地，就以当时是右翼团体著名人物星岛一行的同乡和学生的名义，一边住在他的家里借宿，一边在帝国大学法律系就读。如果说他是为了忠君爱国而汗流浹背地工作，还不如说是为了那遥遥无期的金钱呢！

星岛非常喜欢这个才思敏捷的樱田。而且将其收为义子，并将自己的小老婆许配给他。而曾经是武士家族出身的这个小老婆，也同样将她那高贵家庭的出身奉献给了樱田。

后来，风云突变。每当发生社会上的骚乱事件时，樱田总是让人们抓住他的暴力行为而被捕入狱。而每当这种情况下，在星岛势力范围内的财界、政界便纷纷出头露面，将其保释出狱。

当然了，虽说是进了监狱，但樱田还被说成是个忧国忧民的志士，因此，他在狱中也享有最大的自由。例如，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会见到他所希望见到的人。而且，如果樱田和艺妓在会见室的长凳上交欢时，看守看到也要回避的。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不久，星岛就因淫欲过度而逝世了。

樱田出狱后，便继承了星岛的家业，从陆军的参谋总部那里找到了一份职业。在那里，他被派到总部迁到新加坡南方的特别工作队工作。

樱田接受了这个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个南方特别工作队已成立很长的时间了。该组织除了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之外，还负责使用假美元和假英镑，大量购置军需品，运回日本本地。

战争一开始，樱田所在的南方特别工作队，就在东南亚各国，搜寻英国和荷兰军队退却时隐藏起来的物资工作中大显身手。由于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日军在缅甸作战顺利，樱田南方特别工作队在泰缅铁路附近捕获了六万余名的盟国士兵和从东南亚各国强行绑来的无数劳工，在让这些人进行毫无意义、纯属出于“消耗”这些人的建设中，该工作队常以间谍、特务分子潜入这些人当中、制定逃跑计划的罪名，将他们杀戮掉。当时，在湄公河上进行著名的铁路桥建设中，就有一万六千名的英国、荷兰、奥地利，以及少数美国士兵，约十万人的东南亚各国劳工，被折磨致死。

到了战败的时候，樱田已经早回到日本了。而且，他还将战争中从英国、荷兰军队中掠夺来的巨额的金条、珠宝和银